

宋本『傷寒論』版本考辨

北京中醫藥大學 (100029)

錢超塵*

송본『상한론』판본에 대한 고찰

북경중의약대학

전초진

본 논문에서는 먼저 趙開美『仲景全書』중의 『傷寒論』에 “初刻”과 “補刻”의 구별이 있음을 밝혔다. 初刻本은 日本 楓山秘府에 소장되어 있는데 誤字나 闕文이 많고 書口가 일정하지 않다. 이것을 日本 安政三年 (1856年) 에 堀川濟摹가 새겼는데, 堀川濟本(安政本이라고도 함) 이 중국에 미친 영향은 매우 크다. 趙開美는 原版의 板上에서 誤字를 바로잡고 闕文을 보충하였으며 書口를 정렬하였는데 이것이 “補刻”本이다. 補刻本은 현재 大만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과 中醫研究院圖書館에 소장되어 있다. 北京國家圖書館에 소장되어 있는 것은 대만본의 마이크로필름이다. 1923년에 恠鐵樵가 安政本을 저본으로 삼아 影印하고 이를 宋本『傷寒論』이라고 칭하면서 많은 사람들이 헷갈리게 되었다. 1990년에 劉渡舟가 처음으로 北京國家圖書館에 소장된 宋本『傷寒論』마이크로필름을 저본으로 校注한 이후에 비로소 宋本의 全文을 볼 수 있게 되었다. 여러 판본을 자세히 비교해본 결과 初刻本과 補刻本에 많은 차이점이 있을 뿐만 아니라, 補刻本 사이에도 다른 점이 있음을 발견하였는데, 쉽게 이해하기 힘든 측면이 있다.

Key Word : 宋本『傷寒論』, 初刻本, 補刻本, 校讀

今世所称宋本『傷寒論』, 實指明趙開美 (字清常) 萬曆二十七年 (1599) 刊刻于『仲景全書』中之『傷寒論』. 北宋治平二年 (1065) 頒行大字本『傷寒論』, 字体較大, 紙墨价高, 民間難以買置, 乃于北宋元祐三年 (1088) 另行刊刻小字本『傷寒論』. 明萬曆年間, 趙開美于偶然机遇中得北宋小字本『傷寒論』, 同邑繆希雍親見之, 繆氏『本草經疏·論五運六气之謬』云: “從敝邑見趙少宰家藏宋版仲景『傷寒論』, 皆北宋善板”, 指此. 清常乃將北宋版『傷寒論』摹刻于『仲景全書』中, 字体、字距、行格、篇段一依元祐版旧式, 逼真原貌, 眞乃書林奇珍, 人間難觀之重宝也. 后世尊

称趙開美翻刻本爲宋本『傷寒論』, 崇敬之情, 无以加也. 自趙開美本刊行后, 北宋元祐本遂亡. 本文所称“宋本『傷寒論』”, 指趙開美翻刻本.

1. 初刻本補刻本相异多多

宋本『傷寒論』存世极少. 日本楓山秘府藏有一部¹⁾, 日本著名中医文献學家森立之『經籍訪古志』所称之本即此本. 台湾故宮博物院²⁾、中國中医研究院³⁾、

1) 張仲景. 日本宋本『傷寒論凡例』, 日本 燎原書店影印. 1988年10月, p. 1. “本书国立公文書館内閣文庫所藏万曆二十七年趙開美『仲景全書』(楓. 10册. 子四五函. 十三号)”

2) 笔者有台湾故宮博物院宋本『傷寒論』复印件

3) 張仲景. 傷寒論.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7. p. 1. “中国中医研究院图书馆所藏宋本『傷寒論』已影印发行”

* 교신저자: 錢超塵, 北京中醫藥大學(100029), 86- 010-6428-6970, qianbeichen@yahoo.com.cn

沈陽醫科院、中山醫學院圖書館各藏一部，凡五部。北京圖書館原藏一部，抗戰前轉移至台灣，今存『仲景全書』縮微膠卷全套。台灣所藏者即為北京圖書館所轉至。筆者除未見沈陽醫科院本、中山醫學院本外，其餘各本均有幸親見之，手摩之。

筆者將台灣本與日本楓山秘府本、中國中醫研究院本、北京國家圖書館縮微本詳加校讀，原以為諸書同出一源，不應有異，及至讀畢，乃知不然，相異多多，令人驚愕。略言如下。

- ① 日本楓山秘府本無『傷寒論后序』；
- ② 楓山秘府本有墨丁，如卷七385條“惡寒，脈微（一作□）而夏利，利止亡血也”⁴⁾，“作”下為墨丁，補刻本作“緩”；
- ③ 楓山秘府本有訛字，如卷三第64條“發汗過多，其人又手自冒心”⁵⁾，“又”字訛，補刻本作“又”；
- ④ 楓山秘府本卷七『辨可發汗病脈証并治第十六』子目第十六“溫里宜四逆湯（四逆湯二味）”⁶⁾，括号內之“逆”字補刻本作“逆”，“二”字作“三”；
- ⑤ 楓山秘府本卷八『辨發汗后病脈証并治第十七』“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胆計皆可為導。家煎方”⁷⁾，“計”字誤，補刻本作“汁”；“家”字作“蜜”；
- ⑥ 楓山秘府本同條服法“欲可丸，併手撿作挺”⁸⁾，“撿”字誤，補刻本作“捻”；
- ⑦ 楓山秘府本卷九『辨可下病脈証并治第二十一』十棗湯方服法“右三味，各昇搗篩科已，合治之”⁹⁾，“科”字訛，補刻本作“秤”等等；
- ⑧ 日本楓山秘府本書口黑白交錯，頗不一致。上述漏刻、訛字、墨丁、書口等，台灣本、中國中醫研究院本皆加補刻改誤。

中國中醫研究院本卷四末頁空版處有“世讓堂翻刻宋版趙氏家藏印”12字方型木印牌記¹⁰⁾，中醫研究

院本及台灣本卷五至卷十每卷末皆有“世讓堂翻宋版”6字方型木印牌記；台灣本卷十末頁空版處有一行長條木印牌記：“長州趙應期獨刻”，所有這些牌記日本楓山秘府本皆無。這些木印牌記證明，趙開美發現初刻板有許多訛誤，乃請當時著名刻工趙應期在原刻板木上補刻『傷寒論后序』，將墨丁補上文字，改正誤字，統一書口，刻工乃注明自己姓名，并聲明所用版木為趙氏家藏宋版，而非重新全部刻板。日本楓山秘府本雖然有如上訛誤，但版本價值甚高；然就文字正確性觀之，台灣本與中國中醫研究院本優於日本楓山秘府本。沈陽醫科院本、中山醫學院本屬於初刻抑或補刻，以未之見，不敢言之。

2. 補刻本之間文字亦有不同

中國中醫研究院圖書館藏本與台灣故宮博物院本雖皆為補刻本，然二者文字亦有不同。相異處為：

- ① 中醫研究院本卷四末有“世讓堂翻刻宋版趙氏家藏印”12字木印牌記，台灣本無之。
- ② 中醫研究院本『平脈法』“脈再舉頭（一云按投）者，腎氣也。若見損脈來至，為難治（腎謂所勝脾，脾勝不應時）”¹¹⁾，(11)括号內“腎謂所勝脾”五字，與日本楓山秘府本同，而台灣本作“腎為脾所勝”。
- ③ 中醫研究院本卷二第12條“不可令如水流漓”，台灣本、楓山秘府本“漓”作“離”。
- ④ 中醫研究院本卷三第93條“所以然者，汗出表和故也。得里和，然後夏下之。”¹²⁾其中“得里和”三字，台灣本、楓山秘府本皆作“里未和”，是。成無己『注解傷寒論』亦作“里未和”。

中國中醫研究院本與台灣本同為補刻本，不明何以有此差異。

3. 近世所稱“宋本”者多為恽鐵樵影印 嶺川濟本

4)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298
5)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130
6)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317
7)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365
8)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365
9) 張仲景.『傷寒論』.日本 東京都 療原出版社.1988. p. 409
10) 張仲景.『傷寒論』卷第四.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 p. 21

11) 張仲景.『傷寒論平脈法』卷第二.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 p. 10
12) 張仲景.『傷寒論太陽中』卷第三.北京.中醫古籍出版社.1997. p. 22

二十世紀以來，美稱以宋本『傷寒論』為底本而詮釋之作屢見不鮮，然詳加考察，其所據者非『仲景全書』中之宋本『傷寒論』，乃恠鐵樵影印日本幅川濟本（亦稱安政本），略述如下。

1856年（日本安政三年）幅川濟以楓山秘府『傷寒論』初刻本為底本摹刻之。多紀元堅云：“余弟子幅川濟，勤學好古，每患此經世无善本，乃影摹刊印，以播于世，于是宋校之旧，夏發韜光。”該本改正初刻本許多訛字，于經文旁增加日文返点符号，以便日人閱讀漢文，時稱佳本。1908年清代有名渠翁者于北京圖書館所藏宋版『傷寒論』首頁寫有如下題記：

『傷寒論』世无善本，余所藏治平官刻大字影寫本而外，惟此趙清常本耳。亡友宗室伯子祭酒曾懸重金購此本不可得，僅得日本安政丙辰覆刻本（近蜀中又有刻本，亦從日本本出）。今夏從賈魏子敏得此本，完好无缺，惜伯子不及見矣！坊記。時戊申中秋日戊辰¹³⁾

在“坊記”二字上盖有“渠翁”名章。“矩翁”又名“渠庵”，書法圓潤純熟，當是儒醫兼通之士，稱其藏有北宋大字影寫本『傷寒論』，定非虛語，不知大字影寫宋本今尚存否。又稱從賈魏子敏處購得趙清常本『傷寒論』，完好无損，是抗戰前北京圖書館所藏宋本『傷寒論』即為渠庵所購得者。又稱蜀中刻本從日本安政本出，尤可見日本安政本影響之大。矩安手寫題記，日本本、中醫研究院本皆无。

1923年11月恠鐵樵以安政本為底本于上海云南路新匯里鐵樵寓所照相影印發行，每部售價大洋6元，于封面題“影印傷寒論 趙開美刻本”，削去日文返点符号，時人趨購之。

1946年10月中醫文獻學家叶橘泉先生為免玃硤亂玉、魚目混珠，于『康平本傷寒論原序』云：“明万歷間，虞山趙開美得宋本，遂夏刻之，文字端好，頗存治平之旧。趙刊至今又三四百年，其書已稀如星鳳，除東國楓山秘府藏有一部外，國內唯吾友范行淮先生有其書。至民國初年，恠鐵樵氏影印『傷寒論』，号稱趙開美本，實則原本為日本安政間幅川濟氏据秘府藏本

所夏刻者，恠氏固未見趙刻原書耳。”¹⁴⁾近半个世紀凡稱据宋本新輯、譯釋者，所据皆為恠鐵樵本，觀卷七第385條“惡寒脉微（一作□）而夏利”句，“作”字下依然皆為墨丁，其証至明也。（見書影）

4. 近世“証”“法”混漫計之甚誤

宋本『傷寒論』云：“証外合三百九十七法，除夏重，定有一百一十二方”，則“証”与“法”，界畔分明，不容混計。為統計“証”“法”之數，北宋校正醫書局特設子目，將子目分別置于第五篇『辨太陽病脉証并治上』至第二十二篇『辨發汗吐下后病脉証并治』。每篇經文之前（其中第十八篇第十九篇无子目）。現在通行計條方法為從『太陽上』第五篇“太陽之為病，脉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計起為第1條，至『辨陰陽易差后勞夏』第十四篇之“病人脉已解，而日暮微煩，以病新差，人强与谷，脾胃气尙弱，不能消谷，故令微煩，損谷則愈”止為第398條，將“証”与“法”混漫計之，不計第十五篇至第二十二篇“可”与“不可”之証數与法數，与『傷寒論序』原意大相舛馳，倘其初衷如此分條，僅便稱說，無當研讀。“証”之與“法”，簡言之，“无方曰証，有方曰法”。條文无方者稱為“証”，條文有方者稱為“法”。統計397法，必須連同“可”与“不可”之“法”一起計之。『傷寒論』原始結構為條列于前，方匯于后，即前面匯集『傷寒論』條文（包括法与証），條文之后為方劑。經文与方劑分置，不便臨証。孫思邈『千金翼方』指出：“旧法方証，意義幽隱，乃令近智所迷，覽之者造次難悟，中庸之士，絕而不思，故使閭里之中，歲致夭枉之痛，遠想令人慨然无已。今以方証同條，比類相附，須有檢討，倉促易知。”林亿孫奇等遵孫思邈遺意，亦使方証同條，比類相附，首創子目，分置篇前。子目核心作用為分辨何者為証、何者為法。依此可統計出397法所在。成无已不明子目深刻含義，以為贅文而刪之，是以后人罕見之。若明“証”“法”真諦，必當執宋本而求之。

5. 劉渡舟本的重要意義

北京中醫藥大學劉渡舟教授主編之宋本『傷寒論

13) 『傷寒論』卷首墨筆書寫。台灣：故宮博物院圖書館。

14) 叶橘泉。『康平本傷寒論原序』。湖南科技出版社，1987，p. 1

校注¹⁵⁾，為國家重點中醫古籍整理叢書之一，是趙開美刊行『仲景全書』後近四個世紀第一次以宋版『傷寒論』為底本加以校注者，所用底本為北京國家圖書館之『傷寒論』縮微膠卷。筆者以台灣本與北京圖書館縮微膠卷本窮盡校讀，確証二者完全相同，絲毫無異。劉渡舟本第一次將子目收於書中，對研究『傷寒論』頗有意義。

2004年7月15日初稿 2005年6月15日修改

參考文獻

1. 張仲景. 傷寒論. 日本 東京. 燎原出版社. 1988
2. 張仲景. 傷寒論. 台灣故宮博物院所藏. 夏印件
3. 張仲景. 傷寒論. 北京. 中醫古籍出版社. 1997
4. 葉橘泉. 康平本傷寒論. 湖南科技出版社. 1987
5. 劉渡舟. 宋本 傷寒論校注.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1

K C I

15) 劉渡舟. 宋本『傷寒論校注』. 人民衛生出版社. 1991. p. 6